

顾祝同輯

總裁抗戰言論集

第二輯

願祝同將軍手輯

圖書館章

總裁抗戰言論集

★ 第二輯 ★

戰地圖書出版社印行

總裁抗戰言論集

第二輯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訂正初版

實價 每冊國幣五元正

發行者 戰地圖書出版社
上饒

印刷者 中國印刷所
上饒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目次

第一部 講詞

行的道理………	一
革命哲學的重要………	一七
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	三二
政治之意義及從政者應有之認識………	四五
政治的道理………	四八
認識時代——何謂科學的羣衆時代………	六九
主管機關與推行政令之要領………	八四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	一〇〇

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開幕詞	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閉會詞	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開幕詞	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閉會詞	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開幕詞	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閉會詞	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開幕詞	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閉會詞	實施憲政應有之認識	建設新四川十要	對四川專員會議訓詞	川政建設之檢討與今後應有努力	勗勉川省士紳參加地方自治工作	推進地方自治之基本義務	五中全會開幕詞	六中全會開幕詞
：：：：：：：：：：：：：：：：：：：：	：：：：：：：：：：：：：：：：：：：：	：：：：：：：：：：：：：：：：：：：：	：：：：：：：：：：：：：：：：：：：：	：：：：：：：：：：：：：：：：：：：：	：：：：～：：：：～：：：：～：：：：～	：：：：～：：：：～：：：：～：：：：～	：：：：～：：：：～：：：：～：：：：～	：：：：～：：：：～：：：：～：：：：～	：：：：～：：：：～：：：：～：：：：～	：：：：～：：：：～：：：：～：：：：～	：：：：～：：：：～：：：：～：：：：～	：：：：～：：：：～：：：：～：：：：～	：：：：～：：：：～：：：：～：：：：～	：：：：～：：：：～：：：：～：：：：～	：：：：～：：：：～：：：：～：：：：～
一二二	一三〇	一四〇	一四七	一五三	一六〇	一六三	一六四	一七七	一七九	二一五					

[illegible]

電臺國士紳及教育界倡導推行兵役開發地方經濟	……	五三一
通電全國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	……	五三六
電勉中央研究院第三次評議會	……	五三八
電令黔主席嘉獎桐梓縣長	……	五四〇
電勉軍人厲行節約	……	五四二
令西南各省嚴禁種煙電	……	五四三
抗戰二週年紀念日慰第三戰區全體官兵電	……	五四五
抗戰二週年紀念日慰問陣亡將士家屬電	……	五四九
爲肅清煙土令川康黔三省主席電	……	五五三
再告全國士紳及教育界電	……	五五五
爲川省穀賤傷農令孔院長救濟電	……	五六〇
着查湖贛戰地出力民衆及死難同胞電	……	五六二

行的道理（行的哲學）

——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一、行的哲學爲唯一的人生哲學。

二、過去所行不發生效果的原因，由於未認清行的真諦，因而沒有信心，沒有耐心和決心。

三、「行」的本義是什麼？行就是人生。……要效法天行，自強不息。

四、行與動的區別……動並不是行，動是臨時的，偶然的，他發的，行是經常的，必然的，自發的……動有善有惡，行則無不善……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

、真正的「行」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有目的，有軌道，有系統。

六、行的哲學無分於動靜，行是恒久的不輟的。宇宙皆行，行之範圍。

七、「行」爲「性」之表，與生俱來……人之生也，行而生，我們亦要爲「生」而行。

八、行的目的，在增進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計。

九、「行」就是革命。

十、革命的動機在救人，革命的本務在行仁。

十一、行的要素是「智仁勇」……行的精神就是真純專一，貫徹到底，處危若安，履險如夷，這就是革命的精神。

十二、行的原動力是「誠」，行的表現在創造，在進取，在建設，在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

十三、要應用科學的方法，注重「行」的四大要件：

（一）必須有起點……要找到着手之點，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可越級開始，要從基礎做起。

（二）必須有順序……定計劃，定步驟，認清時間環境與事件內容，在事先確實準備。

（三）必須有目的……朝着正大光明的目標與確定的目的做去，不達不止。

（四）必須是經常的……革命力行只是平平實實的行為，用不着別出心裁的方法，與投機取巧的企圖。

十四、革命成功必須要有做無名英雄的志氣，冒險犯難，視作平常，茹苦含辛，行所無事，尤其要不間斷，不中輟，立志有恒。

十五、篤信 總理行易知難的學說，從力行中去求真知……「能知必能行」與「不行不能知」的意義……唯有篤行纔是力行，唯能力行纔無所謂難事。

十六 祇要我們立定決心，抱着熱誠，照着我們信仰去力行，則抗戰必勝，一國必成，亦必容易達到我們革命的使命！

各位同志：

我在民國二十一年有一篇「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階段」的講演，其中有兩段重要的話，（一）是說明致知在於力行。我說：「宇宙間除物質以外還有精神，承認精神的在在，便承認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不過有了良知要能致，如何致良知，即是行，即所謂實現良知，如此所謂良知，纔不致於落空，纔不會流於空疏的唯心論者和機械的唯物論者」。（二）是說明行的哲學與革命關係的重要，我說：「古往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纔能創造一切，所以我們的哲學，唯認知難行易為唯一的人生哲學，簡言之，唯認行的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所以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只有實行「總認知難行易的學說」。

自從我提出「行的哲學」這一個名詞以來，自從我提倡力行為革命者必循的途徑以來，我們同志中間確實已受到多少影響，我們力行的精神提高了，不論在部隊裏，在學校裏，在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都漸漸改變了從前沉滯不進的狀態，打破了徬徨煩悶的心理，大家一齊起來去力行。這本來是我提倡「行的哲學」的本意。可是我留心觀察我們「行」的結果，實在不能使人滿意，大概說起來，不外有幾種現象；一種是祇是行而沒有認清楚我們為什麼要行以及我們怎樣的去行，結果成為古人所說的「冥行」。另一種則是進行非常勇銳，開始非常積極，但是受不起挫折，經不起困難，遇到行不通的時

候，不是說環境太壞，就是怪他人不好，於是激昂一些，便與人鬧意見，生磨擦；和平一些，便因此憂鬱，結果弄到本題拋荒而生出無謂的枝節，不然就根本沮喪，流於消極，處為其進銳者其退速，至更有一種則是看見人家動起來了，以為我們唯有以動制動，跟着他發動起來，弄得應付一時的方便，而忘却我們本來的立場和目的。我攷究這種現象之厥由發生，也不得不說是我們同志沒有認識力行的真諦，沒有豁清楚什麼是「行」的意義和性質，因而沒有決心，沒有信心，更沒有耐心的緣故。

照我們人從實際經驗中所得，我以為我們第一步要分清「行」和「動」的區別。我們中國文字因為是單音字，所以一個名詞多坐是兩個字連起來，譬如現在我們常常說「行動」一個名詞，實際就祇是「行」字，這個「行」字所包含的意義，要比普通所說的「行動」廣博得多，我們簡直可以說「行」就是「人行」。通常往往將「行動」二字和「思維」相對立，或是和「言論」相對立。其實廣義的講，所謂「思維」和「言論」，祇是「行」的過程，原是包括在「行」的範圍以內，而並不是列於「行」以外的。人生自至少至老人在宇宙中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人是在「行」的中間成長，由「行」的中間而充實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一切聖賢英傑，革命志士，因為能自目的有決心的去行，所以能達到他們的志願，完成最高尚的人格。我們要認識「行」的真諦，最好從易經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句話上去體察。因為宇宙間最

顯著的現象，亦即是宇宙萬象所由構成的，就無過於天體之運行，易經上的註文說：「天行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非至健者不能，君子法之，以自強而不息」。這裏所謂健，就是歷久不磨，經常不變的意思，最剛強也最持久，而且是最貫徹圓滿，吾人取法於天體的運行，就自然奮發興起，甦勉不輟，明白了人生在宇宙間的地位和價值，而行乎其所得不行，這樣就必然做到至誠專一，態度極自然，而步驟極堅定的地步。一天天的向前進取，這就是中庸所說的：「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宇宙人類所以能永遠生存，能不斷進步，全賴有此。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行」與「動」是不同的。「動」並不就是「行」，而「行」則可包括某種的「動」在內。行是經常的，動是臨時的；行是必然的，動是偶然的；行是自發的，動則多半是他發的；行是應乎天理順乎人情的，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發的。所以就本體言「行」較之於「動」更自然，更平易，就其結果和價值來說；動有善有惡，而行則無不善。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拿一個譬喻來說：「行」譬如川流不息的現象，孔子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最足以闡明力行不輟的意義，「動」則好比以石激水，將石子投下去了，水就激動起來，擊得猛烈的時候，水勢跳躍，「可使過顙」，其勢是很洶湧的，可是過一下子，這種他力因抵力而消失了，就可以停止下來，所以動是臨時的，正因為動是他發的，我們固不能說所有的「動」都是壞的，

但至少可以說「動」的價值沒有像「行」的價值來得大，或者可以說「動」是低級的，而「行」纔是高級的。我們通常說的「衝動」是一種本能的反射，所謂「自動」「亂動」乃至於「暴動」，都不外是由於外來的刺激，或他力的「發動」而起，唯其不是自發的，所以沒有軌道，沒有自覺基礎，沒有一定的方向和目的，祇是動一下子，也不問他的結果如何，這樣的動作，動的時候也未始不活躍，動的力量也未始不浩大，可是因為沒有理性作基礎，不是出於自發和自覺，因而動盪一番以後便靜止下來，或是歸於消沉和寂滅，好像一口鐘一樣，要待人去敲，纔會振動，纔會鳴響，不去敲了，就靜寂了。這決不是我們革命哲學所要求的力行。因為這樣的動，是沒有經久效果的，是不能推動人生的。

我們所說的「行」，和一般所謂「動起來」的「動」，是斷斷乎不可混淆的。上面已經說過，所謂行，祇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也就是我所說的「實行良知」。雖然一般用語上所謂「暴行」和「妄行」，但這是指行為的結果而言。這種行為，就因為沒有把握住「行」的真意義，祇是發於人欲的衝動或邪說的煽動，所以祇能認為是一種「動」，而不是我們所說的「行」。凡是真正的行，他必然是有目的、有軌道、有步調、系統，而且有一反之於心而安」的自覺，它必然是正軌的、經常的，是周而復始繼續不輟的。拿地球旋轉來說，我們認真的說，就不能說地球是在那裏動，地球的